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千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一萬户耿秉為美陽侯憲讓不受還京師於是竇篤為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禄勲尊太后母沘陽主為長公主

益沘陽湯沐邑二千戶憲等驕奢不遵法度唯壞恭儉自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公不防叔段之禍後更滋蔓令竇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叔段州吁將生於漢也故臣前連上便宜直陳得失非為嫉妒憲等也誠欲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使陛下有

失教之議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身必夷滅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布愚情駙馬都尉瓌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瓌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切直深為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為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為濟南王太傅司隸

校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秉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內欲繩外戚由是為憲等所忌瓌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絕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怨歎曰何忍素餐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闚闢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先帝早棄天下

陛下富於春秋令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弊不測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愷乃乞骸骨詔授愷為騎都尉憲風郡縣使廹脅愷愷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為寃愷字伯竒京兆長陵人也父為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愷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

赦其父罪愽事博士焦貺貺為河東太守愽隨之官閈廬專精不與掾吏交後貺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愽皎然得免愽為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愽絶不荅杜陵人楊正甞毀惡愽然舉正子為孝廉愽善潁川杜安安上書得為巴郡太守遣使貽愽書愽不就荅之曰干主求禄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耻交進趨皆此類也何敞既傅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為汝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為政務從寛和立春日

乃召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母推財相讓者數百人

秋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畧善說司馬法為將常為士卒先休息不結營然遠斥候明要誓士卒爭為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聞秉薨舉國發

喪膂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夔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常以精騎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以功封粟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昞子側為常山王故齊王晃子無忌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為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為武陽侯篤偃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

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焉皆上疏辭讓詔曰諸侯出境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往龜茲伏兵遮

擊盡殺之遣使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歳歳奉貢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欵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為南單于所破遠遁漠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地空憲欲自為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為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司徒袁安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府尹睦以為阿佟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桓為父兄之讐不可

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令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懼執政者不之察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褒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宣明祖宗餘志之弘勲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

餘年矣三帝積累以遺陛下孳孳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北虜屯之大功也輟而不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於南單于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佟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九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讎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

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十餘萬今北盧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十餘條憲負恃貴勢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黄金列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襃為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襃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

信褒所制又朝會禮儀轉怠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者治心軌物用之人道者也其本所由在於愛敬自然發於誠心而揚於事業也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為之節文而宣以禮物於是有尊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樸制禮至簡汙樽杯飲可以盡歡於君親蕢桴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蒲質而可薦此蓋先王制禮之本也中

古損益相承文質遞變范金合土而棟宇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樸不足以周務故備物以致用質素不足以崇高故美富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因異禮所以隨用合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也人之所為不修則壞宜定制度典禮樂使諸侯軌道百姓素樸乃草具禮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襃父子慨然

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襃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憲皆欲釋仗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為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慙遂已十二月龜茲姑墨温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復置戊巳校尉唯焉耆須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穆不內附

四年春正月龜兹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義形於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土汝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于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預大議及奏論憲

憲客徐齮脅之曰子為袁公腹心排大臣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常敕妻子倉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為顯官至尚書郡守有孫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帝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之精盈縮有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凌陽月盛者下驕盈也變不虛生各以類應遠觀往古近察漢興傾

危之禍靡不由兹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呂族覆漢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竇憲雖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神明垂象閉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未悟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誡宜畏慎以防其禍也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夫疏巖絕崖之水由於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毫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鏡宜因天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京師地震是時竇氏驕横威震海内其所置樹皆名都大郡乗勢賦斂爭相賂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侵陵小民掠奪財物攻亭𣪠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檄緣邊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劾皆寢初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衛尉鄧疊及母元出入禁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王

慶圖其事使慶求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密謀之衆勸上亟行其誅上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庚申上幸北宫詔公卿百官使執金吾衛南北宫詔收憲大將軍印綬封憲為親軍侯篤景瓌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免歸本部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竇氏之事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盛

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伊吕比鄧夫人
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何前後
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考折厥中伏見夏陽侯瓌前為光
禄勲每與臣相見常有勵節竭忠庶幾之心檢敕賔客
未嘗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三叔流言周公原
情而治臣愚以為可黜瓌爵闗内侯還京師世奉泚陽
生祀以優戚屬垂示厚德上感酺言徙瓌為長沙侯於
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瓌善固黨於竇氏也初固

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
競常出固奴干車訶奴奴罵辱競競大怒畏憲不敢發
心銜之及憲賓客皆被繫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
遣責競誣主者吏罪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
融在西州時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
為也世祖雅聞彪名將召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
後應三公之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為望都長所歷二
縣皆為吏民所愛彪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

者史記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
其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采前人遺事旁
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於諸侯國
自有史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
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
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黄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

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
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大夫陸賈記録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
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
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則紀其功至其撫經傳分散
數家之事甚多疎略務欲以多聞廣博為功論議淺而
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

而羞貧窮尊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孤

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采撰前紀綴集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為

郡所誣乃詣闕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之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廼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逮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

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為務然好
傳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
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亦良史之才也至於
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為通方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
之於談彪經始漢書畧以舉矣而固卒其功豈不盛哉
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
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巳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
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阿陵侯

光薨隗襲爵隗好黄老清静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為虎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𤣥默守直不求名譽然内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為步兵校尉辛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録尚書事冬十月巳亥宗正劉方為司空

五年春正月巳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為廣宗王

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內外廐馬及上林池圃悉以假貧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彪守已而已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嘗以事奏免紆世以此譏之然能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子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己丑太僕張酺為太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頴川定

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二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饑寒因憐盛有委國志及綝薨既葬鴻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蕃輔下不能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謹自放棄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

善俊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俊俊乃止而誚讓之曰自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興衛輒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州里稱之鮑俊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然之詔徵鴻召見說文侯之命一篇賜御衣及緞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讓誠行之首乎嘗試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二子出於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二子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悖禮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又况乎干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務矯乎俗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不順者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幸其終悟而從義

也以此知其所尚異於數子也二月乙未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三月丙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七月京都旱司空張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義恩尤深厚受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對中常侍口陳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録囚徒於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立

師子為左賢王師子少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内忌師子匈奴降者與時居塞外數為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圖師子安國既積忿於師子而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為之備每會議事召師子輙稱病不往安國益忿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惡之因上書告崇崇敕西河太守令斷安國章使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舊胡親近新降欲

殺左賢王師子宣徵西河安定上郡兵以為之備公卿處議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師子聞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兵而單于為其胥都侯所殺師子為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兹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尉黎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班都護

將大兵來不若且降重獻遺之令無入國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耆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持焉耆國權令都護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欲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令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遣之北鞬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物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

二十里營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尉黎王汎與鞬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到焉耆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汎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元益為王持廣汎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歲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為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月春三月巳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鹿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以先后近屬故有異寵父綱為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蟲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災

後漢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下第十四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謚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賔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姦猾顏忠劉子產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康殖財貨治宫室奴婢至千餘人廏馬千餘匹田八百餘頃何敞之為傅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令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采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緐者質枯木勝者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為營豈飾宫室充實廏馬為尊哉楚作章華以凶

卒亡景公千駟民無所稱其效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於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為吳房侯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為郎中子軼敞皆黄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戚屬之故世為卿校外典

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秋七月蝗蟲飛過
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徒
共上奏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言
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
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虧案
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竇
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
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為

已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郡閽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疎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各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遠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不然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
女長男棠及翟長女嫕及二貴人初肅宗選良家女貴
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
長公主私相慶語泄聞於竇氏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
心惡梁氏欲毀貶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
家屬徙九真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
葬禮有闕竇后崩舞陰公主長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
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

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請得申議三府得記謝遣禮太尉張酺獨見禮具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京師召見對說因具言禮記上曰君意云何不知葬禮有關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春秋之義令漢家猶行之梁竇並為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太后謗議藉藉聞於天下姓族無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誠宜尊顯上曰非君孰為朝廷思之家事藉藉君所

知也上深納酬言會貴人姊嫕上書曰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後宫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所授誕育陛下為竇憲兄弟譖虐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脱逃伏草野常恐没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内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寃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

繼統史氏復興妄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嫕辭證明審甲子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葬於西陵上乃别見嫕嫕具自陳説上歔欷流涕留嫕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閒貲累千萬嫕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奬嫕夫調為羽林左監追加謚竦為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于西陵旁上親臨送徵

諫妻子還京師宋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交集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黄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為憂託病自退潔巳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

因起視事酺自為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輙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酺舉酒為酺父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為榮冬十月癸卯光禄勲呂蓋為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為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為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讖明文是以先帝遠監前朝每志存禮樂衆

儒不達多生駭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
為憂負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
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為樂平侯雍為秉氏侯翟為單父
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促竇瓌令自殺秋
九月庚戌初復廩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謚曰
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愛幸國土租入倍於
諸國章帝立緣明帝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
陰棠為西陵侯暢性聰慧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

夢見星宿從官下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卜筮

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

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

九眞有詔削城武單父二縣暢懼上䟽辭謝曰臣天性

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

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

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今陛下為臣救恥天下誠無

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

復出入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敕奴婢三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鼓吹蒼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黄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令王深思悔過以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厥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

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廩

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者粟人二斛博士弟子布三疋夏閏四月戊辰南

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初

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

掾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吏各擇其掾史酺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為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優游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吕蓋以為酺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令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

甚懼焉君其上太尉印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酺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闔門不通賓客中郎將敞等多言酺公直忠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為光禄勲丙辰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國内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滋生令天下田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

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
里之間爾況於萬里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
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殲常恐奄忽僵仆
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為沒西域不敢
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夷臣老
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
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懼超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産兄
西域都護超捐軀為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隨出士衆皆已死亡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懐一切而莫肎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為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

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賵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

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袁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御制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已無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猶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邦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畧岐邠江淮之間

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為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國長久至於秦漢開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固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由斯當世之主好為身後之名有為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興徼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為治貴得鎮靜之才以安天下故徼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

不謂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止足以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戊辰司徒吕蓋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禄勲魯恭為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賻送一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詣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為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母强遣之不得已而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為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

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為郡吏辟太尉掾遷中牟令民

李勉為母所言恭召就責問因為陳從母恩德勉慙悔返

恭為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

主訟於恭恭勅令亭長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

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因爭亭長

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貫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

時天旱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恐有不實使部掾

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

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小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殖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會詔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為博士侍中車駕每出郊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故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享射大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為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位為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螘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權自衆始焉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祀咒詛詔中常侍張慎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母徙日南祀等內外親皆免歸本郡

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衰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為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邠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隲次京次悝次弘次閶長女燕次

綏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為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恩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遂為閨門所敬與叔父邠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為布衣佐命時事邠為說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祖龍飛杖策歸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閉門自守事寡姊盡禮敬訓子孫有法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

后未嘗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后通論語志在經書不問家事后毋非之曰女人書足記注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毋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諸生初相工蘇文徧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敢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輙令毋兄入侍醫藥不拘以

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上令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為榮而鄧貴人反為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貳采常令侍者齋素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適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塞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后獨愴然不樂為之隱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

止不敢正立坐則為之傴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
愈重之后每當進見輙以疾退御左右常為上言繼嗣
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
素妒見后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
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
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所禱
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
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

飲藥會宫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已差信以為然故止其后宫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庭為能充之月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殷勤而已后自入宫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后輒

推誠固讓自抑為務故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騭為虎賁郎時京悝弘閶黄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大司農徐防為司空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幼失父母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因訟稜以掩蔽興疾專郡事遂致禁錮後解禁網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

國忘家夙夜匪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為尚書皆以才能見重帝賞三人寶劍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郅壽漢文陳寵鍛成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章故得漢文寵敦朴無華故得鍛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為郎明帝見而異之權為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政事所在著名迹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

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漢人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游俠尚氣晚節好儒術為治循名責實抑彊扶弱并官職吏輙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斂為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咸言平常到洛為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輙弦歌

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兖豫徐冀民穀不登遣三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以耕者為僱犁牛直夏客星入紫微宫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禄勲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服縞素即賜以印綬冢塋恩寵加隆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

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為郎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酺以出為外郡内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拴擊豪彊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授甲輙諫正誾誾人有小善稱之不

已忠言謇謇謇謇有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襃制漢禮酺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為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毋兄弟同居數十年躬執勤苦動則推讓及為郡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疏食敕妻子親執耕蠶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為政尚寬恕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使改不改罷之終

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譖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烜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化之皆和睦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為光禄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室中何藏而空遠来謀生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二月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司

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為宜封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於寵夏四月封鄧禹馮異後為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嗣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生百餘日后養之太后乃引凡等定策禁中立隆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為平原王詔曰昔唐虞之盛猶待
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立保傅並建左
右以參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黄髪罔愆司徒防竭力
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為太傅防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百官總己以聽政初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虛
妄抑而不宣

後漢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殤皇帝紀第十五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禄勲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賜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典分歸外園相戀之

情感憯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驂馬各一駟黄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宫人吉成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侍之有恩雖下賤侍人無賴上在時未嘗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復實劾果其御者所為夏四月虎賁中郎将鄧騭為車騎将軍初騭與同郡袁良為布衣之交及騭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絶

之司空陳寵薨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常誡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棄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歸莽簒位名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建武初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為高專務交遊寵嘗以

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髙故獨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髙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厭服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因縁生輕重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温粹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始傳家業以才能甚有聲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唯愆失深自克責新遭

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宫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則世道凌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經五經各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

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黌序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中國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閥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令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俗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

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
明通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
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
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
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學高操以勸後進初陳留李充
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為博士儀遷侍中車騎將軍鄧隲
屈巳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酒酣隲曰幸得託
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舉所未聞充曰

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本朝不為難矣但患不為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隲舉炙啖充曰君宜及温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說士之樂甘於啖炙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讜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為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復何能為子孫計由是不為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為三老五更天子賜几杖訪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

子祐生而有神光赤虵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甚器之號曰祐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軍鄧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蓋車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為長安侯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羅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

長安侯祜禀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騭兄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於康陵己亥隕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尚上書求救遣騎都尉班勇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疏勒還與慬共保龜茲温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土

著城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匈奴彊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將軍出西域車師諸國貧困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改共國號以疎勒為

世善姑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絶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嘗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浸已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北通後部五百里是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嘗與匈奴爭車師伊吾盧之地以制西域焉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

通車師前後王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絶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犂龜兹姑墨溫宿疏勒條支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莎車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名為西域大月氏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

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總名身毒其俗修浮圖道不殺伐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國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内衆數萬小國數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内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據守其中至東京時詐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千里西至條支馬行六十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犎

牛孔雀大雀卵大如甕地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南西界乃極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歲月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海水廣大鹹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風

俗馬大秦地方數千里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王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有旌旗旛幟起宮室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

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雨不時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以為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珀琉璃金縷罽雜色綾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廪以金錢及安帝元初中徼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

䟦十九其人曰我海西人出自大秦國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國人常自言與中國無別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延熹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獅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賫其器輒害之不得過又言渡海飛橋數百里至旁國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怪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於山離道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離罽賔莎車于寘拘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曰孝王慶善為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務慎密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為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

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
朝會輒盛服待明且常謂左右曰我為一國王車馬器物
亦已足矣内以誡敕外以諭左右具儉約遠名皆此類也
初宋貴人冢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
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
曰清河土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
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母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
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

惜死也但恨不見上爲貴人報讐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涕既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爲廣川王

後漢紀卷十五

後漢紀卷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第十六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兖豫徐兾并六州民饑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為安鄉侯太尉徐防為龍節侯司空尹勤為傅亭侯車騎將軍鄧隲為上蔡

侯城門校尉悝為鄴侯虎賁中郎將弘為西平侯黄門郎閻為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隲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為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竝為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是時詔書令麥秋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於盛夏託言勞來貧民多為煩擾逮捕一人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桒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

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
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
也況於遠名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小罪
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
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
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易曰潛龍
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
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十二月中孚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冬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隲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饑饉盜賊羣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隲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為帝事發

覽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爲
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本志曰地者陰也法當安
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
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隲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域都
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録因夏四月甲
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
軍鄧隲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

死者無數并涼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隲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隲為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為執金吾弘為屯騎校尉閶為步兵校尉郎中潁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時諫者皆以被撲死根先知名司撲者陰示以意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為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

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月京都饑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為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恭為之薦達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

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為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强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两子為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再為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

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
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
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
有讓是以舉者盡力舉選令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
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
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
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
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

制度明則民用足制度不明由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丕後為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

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宮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于路寢大夫卒于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別室可避者學宮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害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竭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愈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為司徒以用度不足令

吏人入錢穀為關內侯以上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為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為代太后聞之怒即敕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以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檀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檀檀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饑國用不

足大將軍鄧隲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人家衣壞取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柰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令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令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

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竊於漢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憙不及此微君大計幾

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

非常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

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内以散其謀計之長

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親

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可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

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堅利此乃吾立

功之秋怪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内太守馬稜稜曰

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

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無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為糧青冀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為衆誠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為斷天下之右臂令則不然此無大計之效也於是詔悉罷戍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詔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沒入為宮奴婢者免為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

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衰上緦麻贈
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
行服服除有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辭乃止非朝廷大議
不聞元初中悝弘閶並卒未大斂天子並封爵太后輒
不許太后上制服如新野君贈賵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
子廣宗襲爵為鄴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寳為
安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
檻車徵鳳懼其及已又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覺

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太后出宮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嘗廢書嘘欷太后久執朝政從子樂安侯康内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抑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遂託病不朝太后使康家舊婢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耶何自謂中夫人婢聞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行卓異者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

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羣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為可許尚書

陳忠曰前者宮禁惡光不能討令自死宜遣使者弔問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於是年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饑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廪賑饑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氏河南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衛景曜晏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立為皇

后暢為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中郎将任尚将兵屯三輔懷令虞翊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以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兵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

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甲冑去行伍必喜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云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殽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乃發虜聞之因分鈔傍縣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敕

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為虜所及故兼道取疾若吿之避齒耳虜見吾竈多謂郡兵来迎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欲見强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便出戰敕曰吾言强弩發乃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為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解弛乃使强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乗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

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伏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户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為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

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官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為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

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室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太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遂太守曹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司空班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

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禍倡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西域長史屯樓蘭樓蘭西當焉耆龜茲是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為西域長史須之勇發鄯善車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

部王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篤
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己巳立濟北王
子萇為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萇驕淫失度
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宏議以為非
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
所以目不見異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

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
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長
不殺無辜特以譴訶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
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詔貶萇為臨湖侯
袁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
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之長
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生若縱
而任之不為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氣既成不

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而國殄身亡

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聞六月羌寇張

掖十一月司徒劉愷痼疾策罷太常楊震為司徒

後漢紀卷十六